

·墨香心迹·

青砖黛瓦间的历史沉思

——读姚化勤《叶氏庄园》有感

◇于华

豫东沙河之畔，邓城古镇之中，那片青砖黛瓦的建筑群静默伫立，任岁月冲刷去昔日的繁华荣辱，沉淀下无尽的历史沉思。

姚化勤的《叶氏庄园》，以一次寻常的探访为引，借一段家族往事，在虚实交融的叙述中，为我们揭开了这座百年庄园的人文面貌，也引出关于财富、人性、历史与社会的深刻思考，读来引人共鸣，启人深思。

初读《叶氏庄园》，最先感受到的是视觉与认知的双重触动。叶宅那厚重的大门、高耸的厢房、庄严的主楼，围合出幽深阔大的院落格局，不免令人联想到传统深宅大院所承载的历史记忆。在一定的历史叙事中，这类建筑常与某些固定印象相关联，如同一些文艺作品中所描绘的——贫富对立的情节早已形成某种认知惯性。作者在此有意铺陈，实则为了后文认知的深化埋下伏笔，也使叶氏先祖的发家史更具震撼力。

叶家的发家，并非依靠巧取豪夺，亦无勾结权贵的暗影，反而源于一个关于诚信的朴素故事。明末移民叶绍逸，于清贫之中坚守本心，将商人遗落的百件珠宝妥善保管一年，最终完璧归赵。这份不欺心、不贪利的品格，赢得了对方的深深信赖与倾力相助，也为家族奠定了坚实的立业根基。作者的笔触至此，悄然打破了人们“为富必不仁”的刻板认知——财富本身并非原罪，商人未必奸猾。正如贫富并非品格的标尺，人性本就多样而复杂。叶绍逸的诚信，恰是比珠宝更

珍贵的根基，而“信义”二字，也成为叶家累世发展的精神底色，这一价值在今天依然具有启示意义。

然而，历史的曲折之处在于，善恶的评判与命运的走向，往往随着时代的洪流悄然逆转。这座因“善”而兴的庄园，在社会剧烈变动时期，却曾被视作某种阶级象征，叶氏后人也因此历经坎坷。

同一片青砖黛瓦，曾经是勤勉兴家的见证，后来被赋予不同的历史符号，如今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这种身份的迭变，折射出时代认知的变化。作者由此引发的思考，深刻而清醒：那些高大的院墙，既然是家族实力的体现，又何尝不是乱世中的自我守卫？

财富本是生活安稳的依托，在特殊历史环境下，却可能成为负担，甚至风险，这背后的成因，值得深入反思。作者的视野并未局限于一家一姓的沉浮，而是投向更广阔的社会结构问题。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的贫富悬殊，往往是社会矛盾的温床。叶家的兴衰，也成为观察传统社会结构的一个窗口——当财富过度集中，民生却艰难无依，社会的平衡便难以维持。即便如叶家这般以诚信起家，若不能融入更包容、更均衡的社会发展之中，也难免遭遇颠簸。更值得警醒的是，类似的历史课题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，倘若只重积累而忽视共享，只顾私利而漠视公义，则难免重蹈“后人复哀后人”的覆辙。

这座庄园是清代中原民居的典型代表，其飞檐雕

饰、砖木建构，凝聚着地方建筑艺术的精华，堪称豫东平原上的文化遗珍。当导游问及叶宅是否如一颗珍珠，作者的回答可谓全文点睛之笔：“它不仅是一颗令人赏心悦目的珍珠，还有清热解毒的药用价值。服下一剂，可以让人昏涨的头脑清醒许多，明白该怎样致富、怎样理财，明白只要贫富悬殊、两极分化的现象存在，财富就可能变成灾难。而唯有‘大庇天下寒士’的‘千万间广厦’出现，荒郊野外再没了瑟瑟发抖的饥民，社会才会太平，每个人也才能安然享受生活的美好。否则，珍珠终究是长在‘蚌’身上的瘤啊！”

沙河的汽笛声划破沉寂，橹桨的咿呀早已远去，叶家的故事也随波涛汇入历史的长河，但那片青砖黛瓦的叶氏庄园，依旧在时光中默然伫立，仿佛在提醒每一位来访者：诚信是立身之本，公平是社会之基。在走向现代文明的今天，我们唯有以史为鉴，持守心中的光，追求均衡的发展，才能打破历史的循环，建造和谐的盛世，让财富成为滋养文明的土壤，避免重演“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”的悲剧。

如今，静静矗立的叶氏庄园，已不仅仅是一颗珍珠，也不仅是某段历史的注脚或某种美德的象征，它更是一通关于财富、伦理、社会结构与历史记忆的静默碑刻。

青砖黛瓦无言，回荡的正是这穿越时空的思索与期许。

·书窗偶得·

陆游的至味鱼鲜

◇陈黎珍

说起南宋诗人陆游，人们脑海里浮现的，往往是那个“夜阑卧听风吹雨，铁马冰河入梦来”的悲壮身影，是那个留下“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无忘告乃翁”千古遗恨的爱国者。

他的诗，是投向沙场的长枪，是刺破暗夜的号角。然而，当我们拨开历史的尘烟，会发现这位铁骨铮铮的诗人，内心深处还是一位对人间烟火怀有深情的饮食雅士，尤其对那一尾鱼，怀着近乎一生的痴迷。

这份痴迷，首先是系于乡愁的。那天，54岁的陆游结束了军旅生涯，从四川任上东归。一路风尘，行至蕲州馆驿，一道久违的家乡菜——鲈鱼，被端上了桌。那一刻，舟车劳顿的疲惫、壮志未酬的怅惘，仿佛都被这尾鱼驱散了。他盯着盘中之物，双眼倏地一亮，提笔写下“十年流落忆南烹，初见鲈鱼眼自明”。十年漂泊，心心念念的还是南方的烹饪之法，如今一见鲈鱼，那曾阅尽风霜的眼中，竟闪过孩童般的光亮。这句诗里，藏着一个游子对故乡味道无限的思念。

陆游对鱼鲜最极致的追求，体现在一种生鱼片上。在他看来，人世间诸多不如意，唯有美食，尤其是

那一口极致的鲜美滋味，可慰人心。“人间定无可意，怎换得、玉鲙丝莼。”寥寥数字，道尽了英雄的失意与美食家的得意。功名利禄、人生得失，又怎比得上那薄如蝉翼、色如美玉的鱼片，配着滑嫩的莼菜羹，在舌尖上化开的清甜？“空怅望，鲈美孤香，秋风又起。”当秋风乍起，吹落一地梧桐叶，他又会想起那生鱼片鲜美的滋味，空自怅望。那一刻，生鱼片不仅仅是食物，更是缓解壮志难酬的一剂良方，是失意生活中最真切的慰藉。

除了生鱼片的清雅，陆游还常在家中品味的，是一碗炖得浓白的鱼羹。他曾颇为自得地记录下自己的烹饪心得：“鲈肥菰脆调羹美，养熟油新作饼香。”初冬的午后，阳光和煦，陆游亲自下厨，将肥美的鲈鱼与脆嫩的茭白一同入锅，慢火细炖。锅里“咕嘟咕嘟”冒着热气，鲜香弥漫了整个院子。待鱼肉炖得软烂，汤汁奶白，他便将其盛入碗中，再配上几块刚出锅、金黄酥脆的荞麦饼。一口鲜汤下肚，暖意从胃里一直流淌到心底，在氤氲的烟火气中，他静静享受着最本真的时光。

有时，朋友也会特意送鱼来。“溪友留鱼不忍烹，直将蔬粥送余生。”朋友将从溪中钓来的鱼留给他，他竟宝贝得舍不得马上吃掉，宁愿先吃着粗茶淡饭，也要把这难得的美味留到最想吃的时候。这尾鱼，因出自知己之手，早已超越食物本身，成为情谊的寄托。

到最后，陆游对鱼的喜爱，已经从口腹之欲升华为一种人生哲学。晚年的他，罢官归乡，远离了朝堂的纷扰。“枕上侧眠听语燕，池边小立看游鱼。”或卧听燕语，或池畔观鱼，他在日常的细微处寻得片刻内心的安宁。他有时觉得，人生最如意的事，莫过于独自一人坐在水边垂钓，“细思如意处，惟有钓鱼矶”，于是又写下“懒向青门学种瓜，只将渔钓送年华”。他将余生的光阴，都交付给了那一根钓竿、一汪碧水。

一尾鱼，就这样贯穿了陆游的一生。那份金戈铁马的报国梦或许终究遥不可及，而来自江河湖海的鲜美滋味，却真实地温暖了他漫长而孤寂的岁月。也许，对放翁而言，人生的至味，不仅在收复失地的盼望里，也在那一盘玉鲙丝莼中，在那一碗热气腾腾的鱼羹里，更在那垂钓于江湖的无限宁静里。